

谁来追踪草明？

魏巍

我国杰出的女作家、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的开拓者草明同志于今年二月逝世，在八宝山我与这位辛劳一世的作家作了告别。回来后，读了她晚年写的回忆录《世纪风云中跋涉》，又读了《草明文集》中的若干作品，更增加了我对这位作家的崇敬与怀念。

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60周年。60年的历史证明：《讲话》是中国文艺史上的划时代事件。它的重大意义在于：它为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道路，提出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。我们不能忘记，这条路线曾经鼓起了千万文艺战士的热情，抛弃了一切不健康的文艺观念，争先恐后地背起背包，投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，与工农兵相结合。其中草明同志就是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工业战线，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范。

应当说，草明的艺术生涯与革命生涯是同步发展的。她是广东顺德人，从小就很熟悉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，对她们怀有

深厚的同情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她萌发了革命的要求，就将“萌”字拆开以“草明”为笔名，开始发表反映缫丝女工的作品。1932年她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广东分盟，从事革命的文艺活动；次年被广东反动当局通缉逃往上海，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在这期间她结识了鲁迅、茅盾等人，并多次聆听了鲁迅先生的教诲。除参加左联工作外，她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，发表在当时的大型杂志《文学》以及《申报》“自由谈”等报刊上。1935年草明在上海被反动当局逮捕，在狱中，她得到共产党员的指导与鼓励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；后经鲁迅、茅盾先生和战友们的援救，才于1936年获救。可以说，这位作家的每一步前进，革命与艺术是始终融合在一起的。

最近我读了草明同志的早期小说，这些小说大都是她二十岁前后写的。展读之余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，很惊讶她起步时就有那样高的水平。小说大部分是描写缫丝女工流入大城市后的种种不幸遭遇，也写了许多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求生者。小说不

仅描写了她们的苦难,也写出了她们反抗意识的觉醒。令人惊奇的是,草明写起这些东西毫不吃力,往往采取第一人称,写得非常轻松自如,就仿佛写一篇记事散文;篇幅都不长,有时一两千字,有时两三千字,实际上却是一篇匠心独运的短篇小说;有些篇章在思想上也是颇为深刻的。三十年代初,一位名叫伊罗生的美国记者,要求鲁迅、茅盾先生介绍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到国外,两位先生便介绍了丁玲、夏征农、楼适夷、张天翼、艾芜、吴祖缙、葛琴、卫东平、欧阳山、沙汀、何谷天等人的作品,草明的短篇小说《倾跌》也在其中。后来这些小说便结集为《草鞋脚》行销国外。茅盾先生在评价草明时说道:“她很年轻,但是作品的风格已成熟。”今天回头看草明的这些短篇小说,是无愧于这个评语的。可以说,草明的艺术生涯从这时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在延安的生活,特别是她亲自聆听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对她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意义。草明曾多次提到:“从此,毛泽东文艺思想一直鼓舞我前进。”她说:“听《讲话》以前,我写工人,爱他们、同情他们,替他们说话都是对的;但很不够,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上,不是有意识地深入生活,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析他们的生活与阶级关系。一句话:不深不透。《讲话》督促我、鼓励我今后需要长期地深入到他们的生活、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中去。我采取到厂里参加实际工作的办法,并决心为此奋斗终生。”是的,从此草明的精神境界升华了,明亮的道路在她的面前展开了,尽管这条道路需要付出十分艰辛,但她终于由此攀上更高的颠峰了。

有必要提到,这时在草明的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挫折——她的婚姻破裂了,这

对一个女人来说自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。草明是一个非常谦逊、性格温和的女人,但这时却显出异常的倔强。她在心里说:“从此,我的历史要单独重新写了。是啊,重新写罢!我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,我是党的女儿,我是属于人民的。让自己一生的精力、工作都献给人民罢。”不久,日本投降了,国民党与我拼命抢夺东北战略要地,延安的大批干部派到东北去了。草明的身体一向单薄,此时正处在疗养之中,但是她却一心要求参加向东北进军的行列。在离开延安前,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她,给了她终生难忘的慰勉,她就把两个女儿留在延安,骑着一头小毛驴随队向东北进发了。

随后,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,也没有再结婚,可以说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献给了工人阶级。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,她首先参加了哈尔滨市邮局的接收工作,后来到镜泊湖水力发电厂工作较长的时间。她深入生活的方式,主要是直接参加工作,通过工作来取得对生活的更深切的体验。沈阳一解放,她就自觉地到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作,从发放救济粮、献纳器材、组织写墙报和成立音乐队、戏剧组,并大力支持工人自动地利用业余时间 and 旧器材修复一部新机车准备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壮举,直到在工人中建立团组织以后,她才离开该厂。从1954年起,她下了更大的决心,把户口也迁到鞍钢落户,并被任命为第一炼钢厂的党委书记,而且一蹲就是十年。丁玲提出的“到群众中去落户”,已为不少作家接受,柳青在长安附近皇甫村落户的事远近闻名,还有不少军内外作家住在朝鲜志愿军的阵地上。此时毛泽东的文艺思想,可以说深入人心,深入生活蔚然成风。今天,回忆起这种景况,是多么地令人兴奋鼓舞啊!对照今天,

又是多么地令人感慨啊！

深入地耕耘，必然带来丰硕的收获，这是规律。从草明说，她在文艺战线上尤其在工业题材的开拓上，其成就是很明显的，她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《原动力》、长篇小说《火车头》和《乘风破浪》、《神州儿女》等丰厚的作品。一般人认为工业题材虽然重要却是很难写的，即使对比较成熟的作家来说，也是如此。一个不熟悉工厂的人下到工厂，烟火弥漫，机器轰鸣，令人头晕目眩，会不知从何写起。郭沫若看了《原动力》之后，就说了很内行的话，他说：“它是很成功的作品，我是知道你是费了很大的苦心来的。我们拿笔杆的人，照例是不擅长写技术部门，尽力回避，但你克服了这种弱点，不仅写了，而且写好了。写技术部门的文字，写得固然吃力，读者也一样吃力，但你写得却恰到好处，以你的诗人的素质，女性的纤细和婉，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。”郭老这里讲的，正是草明对难以驾驭的工业题材的创造和开拓。

我最近读了草明的长篇小说《乘风破浪》，它给了我十分怡悦的心情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是反映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部力作。它反映了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发展的光辉灿烂的历史，这是一页极其动人的沸腾的生活。如果现代的年轻人想了解那一段真实的历史，你就到《乘风破浪》中去寻找吧，它将使你比读某些抽象的论著得到更丰富、更真实的东西。

我以为这本书，有以下几点突出的成就：

第一，它通过真实的人物形象和沸腾的生活，显示了工人阶级推动历史的伟大力量。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可怜的受苦受难者，而是社会的主人，在他们身上焕发出无限的主动性和创造力，正作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推动历史前进。这是这部小说的最

可贵处。

第二，作品正确地揭示了工业建设中两种思想的斗争，并通过矛盾和斗争成功地刻划了各种人物。本书表现的两种思想的斗争，决不是外加的，而是存在于生活本身。某些技术领导人，轻视群众的创造力，把某些旧的技术成规教条化、神圣化，相当程度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本书中的厂长，一个很有魄力、富有才干的厂长宋紫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，结果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才彻底转变。小说在这方面写得是很成功的。

第三，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先进人物。如老工人刘进喜、青年工人李少祥、总经理陈家骏、厂党委书记唐绍周、市委女宣传部长邵云端、市工业部长钱友太等，这些人物都写得性格鲜明、真实可信。如果不是作者长期深入工厂生活，是绝对不可能写出来的。

第四，由于作者对工人阶级怀有很深的感情，在劳动斗争中发掘出生活的诗意，才使得此作品浑厚感人。例如，总经理陈骏涛上任不久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：“……我留下来了，也许你觉得我这人容易改变主意，但要是当你也来这儿待上几天，看见这只大熔炉冶炼着几十万人，把人们残余在脑子里的旧思想无情地淘汰成为渣滓，把工人阶段的优良素质升华为社会主义先进思想的时候，你也会被迷住，会完全赞成我这个决定的。”又说：“我盼望你快点来，你到了这儿会很快爱上它的。特别可爱的是这儿的人，假如你和这儿道地的工人接触，你会把心也交给他们的！假使我长了千头万臂，我将一个一个地拥抱这儿的人。”不用说，其中自然表达了草明的感情。正是由于作者深入了这种感情，被认为是机械枯燥的工业劳动被诗化了。你看：

“……车间里，车轮像条弧线似的飞

速转动着,加工的钢板在磨床上穿来插去;这角落刚冒起一阵电火的红光,那边又飞溅着紫色的火花。李少祥正眼花缭乱,耳朵里却响彻着机器的大合唱。他含着微笑细细一听,分辨出来哪是小姑娘在娇嗔似的沙轮的均衡的尖叫,哪是少妇在欢笑似的瓦斯枪的吱吱格格的噪闹;还有那时高时低或紧或慢的敲打金属的声音,使合唱起着各种变化,而那一吨半重的汽锤的低沉的吟哦,虽然并不突出,但那浑厚的音响即使很远却听得见,有如男女混声合唱队里的男低音似的,显然起着使整个合唱达到和谐优美的作用。他虽然那么热爱平炉车间的浑厚、凝重的格调,喜欢听钢水的惊涛骇浪似的咆哮,然而他同样也喜欢机器修理车间的轻快和灵活。假如说一个炼钢工人在炼钢时怀着一种怀孕母亲似的庄严心情的话,那么现在听见金属的切削声和钢材的焊接声,就如母亲听见儿子在念书、在打球、在发议论那样,心情会变成快慰和感激了……”

这里写的是多么美妙动人啊!真是一首工业交响诗!

1991年5月,在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49周年的时候,举行了草明同志创作60周年研讨会。这次会议是在草明同志的生活根据地鞍钢举行的,我也参加了这次盛会。全国总工会、作家协会以及草明的家乡都来人表示祝贺,除了作家和评论家,还有一些草明辛勤培养的工人作家。会议开得很热烈,大家公认,草明是中国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生写工人的唯一女作家,其成就也是杰出的。其次,大家还对她辛勤培养工人作家称道不已。这些足以证明,她不是把文学事业看作是个人的事业,而看作是阶级的事业、革命的事业。只有从工人阶级中培养出众多的作家来,工业题材的文学

才有真正的繁荣。我在这个会议上也作了简短的发言,我提出了“研究草明现象,弘扬草明精神”的问题。因为我觉得像草明那样长期深入工人生活,毕生热爱工人阶级,将一切献给工人阶级的精神太可贵了,这是自觉地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才会出现的“草明现象”,是值得大力提倡的。

同时我深切感到,这些年来,我们的不少作家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,与工农兵离得太远了,写他们写得太少了,尤其描写工人的东西,简直是凤毛麟角。也就是说,当年的“草明现象”,将成为历史的陈述了。这种局面怎能够让它继续下去呢?我也曾打听那些当年在文坛上曾相当活跃的工人作家,他们现在的情形怎样?他们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?总是不得其详。眼下的情况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许许多多下岗工人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难堪的处境,他们已被现在流行的说法归入弱势群体。但我要说,他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阶级,最忠实于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阶级,归根到底将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阶级。他们当前所处的困境与不幸,不能成为我们疏远他们的理由,而应该成为我们更加关注他们、热爱他们、接近他们、了解他们、描写他们的动力。同时,工人阶级本身,也应该生长出更多的作家,成为工人阶级的发言人。今天工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经提高了,其遭遇也是不平凡的,我想经过工人本身的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。世界文豪高尔基不就是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吗?只有这样,我们的文学事业才是真正有希望的!

今天为了悼念草明,为了纪念毛主席伟大的《讲话》发表60周年,我写了上面的话。我提出:谁来追踪草明?我相信是会有更多的草明跟上来的!□

写于2002年4月4日清明前夕